

孝經今詁

朱甯



一般人生病，醫生以他的專業和經驗，從許多角度觀察患者的症狀而後判斷出他生的是什麼病，再給予藥物治療、心理治療或是物理治療，大多數病人都能痊癒。

病態的社會，可不是政府用嚴厲的法令就能治的，也不是官僚式的喊幾句復興文化就能解決。那該怎麼辦呢？我們先看孟子怎地說：（註三）

淳于髡：男女不能彼此用手去接觸，這是合於禮嗎？

孟子：這是當然的。

淳于髡：如果嫂子掉到水裏，用不用手去救她？

孟子：自己嫂子掉在水裏，你不去救她，那不就像豺狼一樣。男女授受不親，這是常禮；而嫂子掉在水裏，用手去救她乃是權變，沒有錯啊！

淳于髡：現在天下百姓的痛苦有如水深火熱，夫子你為什麼不肯去救助他們呢？

孟子：天下失去常態，社會沒有秩序，是要用『道』來救他們；嫂子在�水裏，以手來救，你要我用手去拯救天下百姓嗎？（註三）

儒家思想中的『道』是率性的，中和的，以「仁」做爲踐行的路徑；以「誠」來完成人格的修養。有一點可以肯定，『道』必定可以拯救這個失序的社會。

今天我們談一貫承傳，談一貫信仰，一貫道思想既以拯救人類生、老、病、死爲根本義，自不能於生活之外而談解脫。一貫的弟子絕對不是自了漢，我們肩負的使命，於內，在修養自己成就聖賢的果位；於外，則應以愛爲出發點，平等的、理性的、積極爲這個人類社會立一行爲規範，宣揚這個準則，來救助這個時代所衍生的病痛。我們不能一味地講道德說仁義，固守著傳統，希望它會出現奇蹟，而是要給傳統的道德思想注入新的生命。若只講些抽象的理論，說說口頭禪，對於本身，對於道場，對這個社會，又有些什麼幫助呢？

最近，有一個學者在報上說：「要維持一個社會秩序，除了法律之外，還必須仰仗倫理道德。在傳統中國社會，維繫社會秩序的主要倫理道德體系是儒家倫理，當台灣轉變成工商社會後，儒家倫理便已經有所不足。」（註四）對於他的說法，雖不盡然苟同，卻也值得我們深省。

孔子一生的目標，就是在爲「如何重建一個秩序的社會」而努力，他的言教猶令生於二千餘年後的我們感同身受。他把三代的文化思想注入一股清流，他的言行從來沒有離開他的淑世思想，後來孟子的也一樣，他延續了孔子的天命，也帶給當代一些新的思潮。天命就是如此的承傳著，不是守舊和抗拒，而是接受和創新。

在佛家，我也看到這種精神。初期的佛教，認為這個世界是黑暗、苦惱、罪惡，但是等到他自己修養到達一個境界後，就以『下迴向的方向來俯視現實的人性，發現不僅僅人有佛性，而且萬物都有佛性。因此，在下迴向的方面，當他詛咒人間世為無常、黑暗、罪惡、煩惱和痛苦等，現在都不存在了。他拿最高的慈悲心來拯救這個世界，把這個世界從黑暗、痛苦、煩惱中變成一個精神理想的領域。』（註五）

另一方面，佛家的思想隨著時空的不同，也有所轉變。在「華嚴五教止觀」（註六）的這篇著述裡，已不是小乘的佛教思想，杜順大師把小乘佛教的精神提昇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層次上，這就是大乘佛法在中國生根發芽的最始原因。

唐朝可以說是禪學的黃金時代，普傳東山教法的惠能六祖，他所闡述的也非當初的印度禪，在印度禪學演化成中國禪學的過程中，已溶入了許多中國文化的精髓。所以，在六祖的思想裏面，我們隱約可以看到老莊和儒家的影子，可是，這並不影響歷代祖師的般若傳燈。歷史告訴我們，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；從大乘佛法始教到大乘佛法終教，在承傳上，其精神都是一貫的，不一樣的，只在詮釋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。

我們研究的是孝經，談這些不就離題太遠了嗎？對後學的我來講，有些話真的是如梗在喉不吐不快，無非是想讓大家瞭解，一個修行的人，起心動念猶須中道，何況是發露於外的求知或辨道！引述這些話頭，更希望我們做到：在守成中不忘求變；在求新中不離原則。

其次。「孝」牽涉的範圍很廣，從本身的修養到家庭或社會的倫理，都以孝

行做基礎，損壞這個活塞（PISTON）整部引擎就運作不起來一樣。有子說：「一個用心於世道的君子，他所致力的是根本的事，根本的事情能夠做好，就可以使無道的世界變成有道的世界。把孝順父母和友愛兄弟這兩種做人的道理做好了，才是行道的根本條件。」（註七）

孝的行爲不只人類有，許多動物也有，孝行本來就是不學而自會，不慮而自知的良能良知（註八），不因人類的智愚而有所不同，也不因政治、社會人種、環境和信仰而有所改變。拿孝經做爲我們研究題材，只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，「孝行」是一貫弟子修道的第一個次第，沒有跨出這一步，其他的次第就沒有基礎；同時「孝行」也是失範社會的調適劑，我們要從本身做起，推展到道場，再推廣到社會。一個行孝的社會必是知恥、和諧的社會，也必定是健康、幸福的社會。

註三：見孟子離婁篇上第十七節——淳于髡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」孟子曰：「禮也。」曰：「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」曰：「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」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！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

註四：見七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國時報第六版：「如何重建經濟社會秩序」——黃光國。

註五：這段是筆記方東美教授在民國六二、一一、二於台北耕莘文學院之演講。其主講專題爲「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」

註六：一卷，唐杜順大師撰，又名華嚴教分記、五教分記，爲說明華嚴五教的止觀法門的論著。

註七：論語學而篇——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

註八：參考孟子盡心篇第十五節。